上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谈“大马头琴”的改革问题

自从广播电台民族管弦乐团参加音乐周演出以后，对民族管弦乐器的改革，曾引起许多争论。这对于发展我国民族管弦乐将会起很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几次的古典民间音乐座谈会，使我得到很大的启发。这里，我只想谈谈关于马头琴的改革和应用问题，希望能得到批评和指正。

我认为：改革者对于马头琴的改革很大胆，并且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这点应该给予肯定。据了解，改革者的意图是为了解决民乐队的低音问题，将“马头琴”放大，而并非丰富和发展原来马头琴的特色。因此，改革后与原来马头琴的音色、特点有根本的不同。

在探讨这个问题的同时，也涉及到我们究竟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乐队的问题，空谈马头琴的改革是不够恰当的。我们要搞大合奏，就需要低音，只用二胡、三弦、板胡、琵琶等等高音乐器来组成一个完整的乐队是不可能的。那么究竟用什么乐器作低音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是同意对马头琴进行改革的，在改革中的缺点也是可以逐步去克服的。如果说这样不科学，那样也不科学，那么最好能提出更科学实用的新方案来，而不应该粗暴地给改革者扣上一顶“独出心裁”的大帽子。

因为“大马头琴”是根据蒙族乐器改的，蒙族又是占我国人口较多的一个民族，所以大马头琴不能叫“弦贝斯”（低音弦乐器）。

据说，这种乐器最初的设计是在 1955 年，直到今年四月才应用到乐队中来，因此在演奏方法上还没有自如地掌握，在乐曲创作上也没有更有效的应用，自然不可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我想，拿它作为乐队中的一种低音乐器应用于尚未定型而还在摸索阶段的民族管弦乐队当中，是无可责难的。即使它存在着许多的缺点,如‘音量小’;‘声音不好’;‘简陋’;‘外型不美观’……那也该让它得到更多的实践，逐步的改进，在一个相当的探索时期以后再来总结，到那时我想会得出更加准确的结论的。因而，现在不应过早地去完全否定这种新的尝试。我认为，这才合乎“百花齐放”的方针。

（原载 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会刊第 17 期）

作曲、编曲、配曲

在看音乐作品的时候，常常有许多作品的作者总是纠缠不清，作曲、编曲、配曲也搞得不很分明。这个问题，在音乐创作上和音乐刊物上表现得很混乱。

有的作曲家对民歌稍稍加工，动几个音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某某编曲”；有的对民歌或古曲乐曲、民间乐曲加工较多一些，也写上“某某编曲”；有的根本未改，用的完全是原来的调子，只是配配器或填上歌词，也叫“编曲”。这个问题使我搞不通，究竟作曲、编曲、配曲有什么区别？如辽宁代表团演出的《小拜年》，原系东北二人转的曲牌，但经张风同志选配一番，就叫“编曲”，这是否叫“配曲”更恰当一些呢？

（原载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会刊第17期）

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音乐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晚上观摩，白天按专业分组讨论，与会人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无拘无束，气氛热烈。闭幕时，毛主席和中央在京的所有领导在中南海草坪接见全体代表合影留念。民乐界的一些著名演奏家如：冯子存、赵春亭、赵松庭、卫中乐、李廷松、刘天一等均有出色的表演。指挥家秦鹏章、何彬、曾寻、彭修文等也有深受好评的表演。前面两篇短文，是在北京代表团座谈会上的发言，载于会刊，同各地代表团交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谈谈业余民族乐队的组织问题

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飞跃发展，广大群众对文化生活要求也日益迫切。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这里只谈谈组织民族乐队问题。有些问题是笔者过去在辅导当中的个人体会，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为啥要组织民族乐队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多民族的文化古国，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乐器。远的不谈，仅现在流传较广的各民族乐器，就有数十种之多。这在种类的多样性和音色的多彩性上来说，是世界别国所不多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组织民族乐队，不但活跃了文化生活，而且也承担着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遗产的光荣责任。此外，我们组织民族乐队，还由于我们对自己民族的乐器最熟悉，比较容易掌握，花钱也比较少，组织起来比较方便，演出时也更受一般群众的欢迎。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组织民族乐队比组织西洋管弦乐队对于业余音乐爱好者来说，在目前更合适一些。

二、怎样组成民族乐队

民族乐队的组成，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具体情况，可以产生不同人数、不同件数(指乐器)的民族乐队。一般的乐队，都是由流行最广、最普遍的乐器，加上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打击乐而组成。一般流传最广的乐器有：二胡、笛子、板胡、扬琴、三弦、唢呐、海笛、笙等；代表性的打击乐，例如：秦腔的板鼓和锣、钹，老道情中的渔鼓等都具有地方特色。有了上述这些乐器，就可以组成一个小型的民族乐队了。

如果我们还想把乐队的音响弄得更结实、音色变化更多样一些，还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其他乐器。如：中胡、大胡、琵琶等。此外，一个乐队尽量要照顾到有吹、有打、有弹、有拉；有高音又有低音，这样就比较完整。一般地说，吹打类居少，弹拉类居多。在拉弦乐器中，二胡因其音色柔美、音量较小，可多用几把，板胡音色尖锐高昂，因而不可多用。大、中胡在 20 人左右的乐队中，各有三把、两把均可。管乐除笛、笙可各有二至三件外，其他管乐有一件即可。弹乐器的演奏技巧较难，但在乐队中起着重要的节奏作用，多几件无妨。

乐队人数主要根据条件而定：十几人、八九个人或三四十人均可。初建时，不必弄一大摊乐器，没有人演奏而造成浪费。应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渐发展。

三、如何组织排练

当一个乐队组成后，就应有一位指挥或队长，负责选择曲目、组织排练、组织学习等。在排练中，要根据队员的演奏能力，恰当地选择曲子，并且由浅入深地进行排练。演奏材料的来源很广泛，开始时可选所在地区的民歌，用齐奏形式练习；也可以演奏所在地区

流行的戏曲音乐片段，如眉户联奏、秦腔牌子曲选段、碗碗腔合奏等，都是很好的曲材。

除此而外，还可以到书店买些民间音乐合奏曲选一类的东西。根据乐队的演奏水平，选择些多声部的、乐器配置大体适合乐队编制的乐曲来排练。这样，经常练习，乐队的演奏水平就会很快得到提高。

乐队水平的提高与指挥者（或队长）有很大关系。搞好乐队的排练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同时也是一项组织工作。把乐队成员很好地团结起来,紧密合作,共同商讨,促进演奏水平的迅速提高。有些业余乐队指挥，由于主观或不愿与大家共同研究，往往影响了队员的学习热情和活动的积极性，阻碍了乐队的排练。也有相反的情况，在排练中指挥者没主见，大家七嘴八舌地各述己见，也会影响排练效率。因此,指挥者不但要有主见,掌握全队的排练,而且还要有充分的民主精神，体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四、几个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

业余乐队在经常活动过程中，会碰到一些困难的问题，下面就谈谈常碰到的几个问题和初步的解决方法。

1. 迟到、请假的多，不能按时活动

由于是业余乐队，因而难免各个人会有些职业性的公务或者私事，不能按时出席活动，这就势必影响排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可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是把活动的时间安排恰当。活动时间，公社可在一周内找一个合适的晚上（同其他会议等时间不冲突），机关学校可在星期六晚或星期日的下午。厂矿等企业部门较复杂，有三班制的，有公休日不在星期日的。这些情况，就需要事前充分估计，否则是难以开展活动的。至于活动的时间，可放在假日前一天晚上，或假日的下午为宜，这样时间较容易保证。

其次,应在一些主要乐器上准备候补力量。例如笛子、板胡、扬

琴等可多培养几个人。经常培训新生力量，对业余乐队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业余乐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人员流动的。因此，经常注意培育新手，不但能够弥补缺席过多影响排练效果，而且还能吸收更多的群众直接参加文艺活动。

2. 学习提高问题

在建立乐队的过程中，演奏技巧与合奏水平的提高也是乐队成长中的难题之一。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有专业工作者的辅导，如请当地专业剧团乐队的同志为技术指导，帮助排练或检查各人的学习，看看演奏、学习方法是否正确，并在正确的基础上作一番指导，帮助提高。或在建立初期，可在活动时间或抽其他晚上，将队员分别派到专业团体学习一段时间，打好基础，以便少走弯路。而专业文艺工作者，当然也有责任辅导业余乐队。

如果找不到人辅导，则可买一些如笛子教材、二胡教程以及板胡、扬琴演奏入门等小册子，细心钻研，勤学苦练，也会不断提高。此外，还要组织乐理学习，音乐欣赏，多听器乐合奏或独奏的唱片，对学习也会有很大帮助。

3. 通过演出锻炼，使乐队取得演出经验

我们组织乐队，是为了给听众演出。但是，有时乐队虽然在下面练习得很熟了，却仍不免由于缺乏演出经验致使实际演出效果不好。因此，锻炼乐队取得演出经验是十分重要的。锻炼必须是经常性的。当我们所组织的乐队能够一般地演奏两三支乐曲时，就可以大胆地为自己单位的同志们组织演出了。当演奏程度提高一步以后，还可以到兄弟单位去慰问演出。通过演出实践，不但活跃了文化生活，而且也会促进队员们的学习热情。多演出，就会更好地提高和取得演出经验。

在演出时，缺席、迟到仍是个大问题。因而，演出前的组织、准备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演出前提早集合，登台前需将演奏的曲目复习一次，以防演出时出漏洞。在开演前 20 分或 15 分钟，就必须把调音对弦工作搞好。

要特别注意防止演出前的混乱或乐器临时发生故障。一切准备工作都应安排得细致、详尽而井然有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演出的顺利进行。

4. 巩固组织与坚持活动问题

目前，业余民族乐队这朵花已开遍全省。在我省多次的文艺会演中，涌现了大批优秀的业余乐队和出色的演奏人才，这的确是十分可喜的事。对于已建立的业余民族乐队，使其坚持活动，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巩固乐队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争取党、团、工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领导和支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依靠和培养骨干分子；加强演出活动，不断提高乐队水平；坚持和加强对队员的集体主义思想教育。以上四点只是个原则，在实践过程中必须灵活运用。

只要我们民族音乐爱好者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在党的文艺方针的鼓舞下，我省民族乐队这支花将会更加绚丽。至于我的几点浅见,仅供大家参考。

（原载陕西省群艺馆《群众艺术》
1960年 1 月号．总第 30期）

注 :1959 年一1961 年，笔者为支援边远地区由中央歌舞团调至延安歌舞团工作期间，应陕西省群众艺术馆之邀写了这篇文章。内容是针对陕西省群众文化活动的实际而写的。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活极其艰苦，但群众文化活动仍在奋力坚持，从未间断。尽管团队不多、规模不大，但群众文艺活动骨干这种顽强的精神十分感人。

精彩的琵琶独奏

中央音乐学院刘德海琵琶独奏的大胆创新精神和演奏风格的独到特色，受到听众的热烈赞扬。

他在琵琶传统演奏方法的基础上，吸收了某些西洋弹、弦乐器的指法，并将二者巧妙地揉在一起，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琵琶的演奏技巧。如将左手的拇指从板面后边解放出来，弹奏高把位的单音与和弦，将十个指头全部运用到演奏上，使乐器完全听任演奏者的摆布，服从演奏需要，而不是让乐器本身的艰难将演奏者束缚住。

为了扩大琵琶的音量，改进共鸣，使演奏获得更好的艺术效果，刘德海将原来的丝弦改换成金属弦，并在右手上安装了五枚假指甲。这样不但扩大了乐器本身的音量，而且也增强了表现性能，丰富了表情上的力度变化。像抓、分、弹、挑、勹、轮指等基本奏法，都比用真指甲有力，并富于变化。

在和弦的奏法上，他也创造了许多新颖手法，处理得十分细腻，每个和弦都是经过推敲的，不是按定主音一个扫轮就含混而过。如他演奏的《彝族舞曲》在小弦与中弦上用四指轮弹奏和弦上的长音，用拇指在老弦上与缠弦上挑弹旋律。这种复调手法在琵琶演奏上是十分艰难的。但刘德海都轻松自如准确细腻地将这一片断演奏得十分精彩，调动了四根弦的所有潜力，使它服从于整个表现上的需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刘德海在琵琶演奏技术上的独出心裁和首创精神是可贵的，是值得学习的。他提高了琵琶的演奏技巧，丰富了琵琶的表现力。

（原载 1962 年 7 月 24 日《哈尔滨晚报》）

注：1962 年 7 月笔者随辽宁代表团参加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时，应晚报之邀而写此文。这是首次一睹刘德海的演奏风采。他的创新精神在民乐座谈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北有“哈尔滨之夏”，南有“羊城花会”，是展现文艺繁荣的两大“文化景点”。虽然由地方主办，但实际是由主办城市邀请各省市自愿参加的全国性的艺术活动，是规格高、声势大，很有艺术品位的大型展演活动。

细腻完美的合奏艺术

——上海民族乐团演出观后

上海民族乐团演出的音乐会，内容十分丰富，以他们自己的创作为主，兼容并包了古今中外多种多样不同形式、体裁的作品，构成了一台清新、优雅、活泼、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会。

艺术家们完美细腻的演奏，深刻准确地解释了每一首乐曲，创造了迷人的乐队色彩。对古今中外各类不同格调的作品，都以精湛娴熟的乐队技巧演奏得纯净利落、各具其色。尤其弹、弦乐器的演奏更为突出，富有地道浓郁的江南韵味，给听众留下了极其愉快、鲜明的印象。

近年来，民族乐队音乐在向多声部合奏艺术发展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也曾有过多样的尝试。我们感到上海民族乐团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是十分可贵的。他们乐队的配备较为完善。尽管目前我国民族乐队在编配上各个地区有些差别，尚不能求得统一，但不难看出上海民族乐团在做法上是有着自己丰富想象的。他们对每一个乐器的音色及各组乐器本身的结合都经过了细致的推敲，并从乐器改革入手，使整个乐队在音响上达到了良好的均衡。音色多彩，和声清晰，同时使各组乐器不但有群体色彩，而且还能使各声部融为一体，从而丰富了民族乐队的表现力。特别是打击乐器，完整成套的建设，对于我国民族乐队有特色地表现各地区民间音乐的特点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

他们在演奏上所获得的成就是与乐团指挥严格地排练、匠心地雕刻作品，及乐队全体同志聚精会神、严肃认真地演奏作风分不开的。

上海民族乐团青年作曲家马圣龙、顾冠仁创作的《东海渔歌》，曾加庆根据著名合唱曲改编的《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都充分地发展了民族乐队的性能。在《东海渔歌》中，作者创造性地把人声效果渗入乐队，并新鲜而恰当地运用了“海螺”，使作品真切地表现了东海渔民的生活。

顾冠仁根据京剧音乐改编的合奏曲《京调》，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但发挥了乐队多声部演奏的功能，而且保持了京剧音乐的特点，通俗易懂，别具一格。他们不但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新作品，而且还改编了数十首江南民间乐曲。如描写古代迎接将军凯旋而归的吹打乐《将军令》，当海螺、大号等鼓吹乐器鸣奏时，立即把人们的思路导入古代。十面锣的应用，则更加突出了地方色彩。吹奏者昂扬而立的演奏，使人们联想到，这是在列队为英勇的将士而奏捷。这一作品的改编有着丰富的艺术想象，表达得也淋漓尽致。

除大型合奏而外，他们的“小型合奏”、“弹乐合奏”则更为轻巧精细，脍炙人口，且有浓厚的江浙一带民间音乐特色。无指挥的《会心》是一个较难的演奏形式，它不但要求每一个演奏者都有娴熟的技巧，而且还要有很高的合奏素养。弹乐合奏的江南民间乐曲《三六》和苏丹民间乐曲《美之舞曲》，以及小型合奏《江南好》、《云雀》等，都演奏得表情细腻、音调谐和。每位乐手都全身心地投入乐曲的意境之中，异常纯熟、灵活、自如，音乐表现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这是十分难得的。

前辈琵琶演奏家孙裕德，以演奏古曲而著称，美妙的琴音、高超的技法令人赞叹不已。同时他还以洞箫擅长，与著名古琴演奏家张子谦演出的琴箫合奏《潇湘水云》等古曲，娓娓动人，格外典雅。琴箫合奏在北方，尤其在东北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演奏形式，能在音乐会中欣赏到两位名家的合作是难能可贵的。

曾多次出国演奏，国际友人以“魔笛”赠名的我国著名笛子独奏家陆春龄,出色地演奏了他自己的作品《今昔》。当演奏到回忆旧社会痛苦生活的时候，使人们忘记了独奏家是在吹笛子，而是用他工人出身的阶级情感在控诉罪恶万般的旧社会。当描述今天现实生活的时候，欢乐高亢的音调和独奏家的真挚情感，即刻感染了每一位听众，不得不在听众热烈的要求下一再加奏。

民族乐队音乐，目前还处于探索过程中，如何使它向更高阶段继续发展，是当前需要努力在实践中解决的重要课题。如在民乐创作方面，可否大胆尝试创作具有深刻思想性、题材较重大的艺术作品？可否考虑探求民族乐队向交响化方面发展？我想随着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民族乐队依然停滞在演奏小品或较单纯地介绍民间音乐的水平上，显然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又如在乐器改革方面，如何既能保留原来民间乐器的特色，又能使它在乐队中求得谐和与均衡，使乐器改革既有进步和发展，又不致游离传统。尤其是对民间管乐器的改革，我觉得更应慎重。我感到类似这些问题在发展民族乐队的过程中是需要继续研究的。

上海民族民团是我国成立较早的民乐团体之一，在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不论在创作、演奏、乐器改革和对新生力量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丰富可贵的乐队建设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民族乐队音乐将起很大的推动作用。衷心地祝贺他们为我国民族音乐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原载 1962 年 8 月 25 日《沈阳晚报》）

注：上海民族乐团经过精心地策划与准备，到北京汇报演出时，引起强烈的轰动效应，得到文化部和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更受到文艺界和首都观众的一致好评。之后赴几省市巡回演出，均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他们在到达沈阳演出时，引起强烈反响。应晚报之邀，写了这篇乐评。

我国民族乐队在拉丁美洲

—— 访拉丁美洲杂感

1978 年 9 月，中央歌舞团带着一套古典、民族民间歌舞节目访问了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牙买加六国。节目的绝大部分是打倒“四人帮”以后重新恢复排演的 50 年代以来较优秀的作品。如：《红绸舞》、《荷花舞》、《孔雀舞》、《飞天》、《花鼓灯》等舞蹈；男低音独唱、女高音独唱、女声二重唱以及小型民族乐队演奏的古曲《春江花月夜》、唢呐、琵琶、筝、扬琴独奏等。

在历时三个半月的演出过程中，通过演出、电视、座谈和其他友好活动，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拉丁美洲的广大观众对我国的民族器乐艺术十分赞赏和喜爱。

古曲《春江花月夜》是我们乐队在国外演奏的主要曲目之一。每到一地安排演出曲目时，我们总担心：这首古曲又慢又长而且结尾又十分恬静，能受到性格泼辣、感情粗犷豪放的拉美观众欢迎吗？结果都恰恰相反，几乎每次演奏《春江花月夜》时，观众都屏住气息、聚精会神地聆听。演奏到细语般弱奏的地方好像整个剧场大厅里无人一样的宁静。而当乐曲结束时，却从观众席里迸发出十分热烈的掌声，几乎总要谢幕两三次。外国现代听众为什么如此喜爱中国的古典乐曲？为什么如此欢迎中国的民族乐队？我们带着这一疑问，在同外国艺术家进行艺术交流时，特别注意了他们的评论和反映。

在墨西哥景色秀丽、飘满茉莉花香的山城哈拉巴，我们同一位主管文化的政府官员交谈时，他对作品和演奏给予了极好的评价。他说：“我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很不了解，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民族乐器，我不知道它将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看了演出后，我感到中国的音乐非常动听、迷人，演奏时相互间的配合十分细腻，令人陶醉。”他是抱着迫切了解中国、了解中国艺术的心情观看演出的。在眼花缭乱的各种流派的西方现代音乐充满拉丁美洲的今天,突然听到典雅、清新、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抒情音乐,然而又是来自中国这样一个遥远的、他们向往了解的友好国家，怎能不使他们感到新颖动人呢？

在秘鲁首都利马，我们应邀到一家电视台现场实况播放《荷花舞》、《弓舞》。当乐队试过音响后,电视导演突然改变了拍摄计划，要求在拍摄舞蹈之前先采访乐队。她说：“我们对中国的民族乐器感到很惊奇，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看到，我想秘鲁广大电视观众一定会有更大的兴趣观看中国乐器。您能介绍一下它们的名称、历史或试奏几下让观众听听声音吗？”我们满足了导演的要求，她十分高兴。在播放舞蹈时还摇摄了不少乐队演奏的电视镜头。观众新奇地看到了形制多样的中国乐器，再听到鲜明优美的旋律以及吹打弹拉交映生辉的乐队音响，更使外国听众惊叹不已。因为这些乐器的音色和演奏组合，在他们的音乐生活中都是十分陌生和罕见的。

热情好客的智利国家交响乐团的两位演奏家拉乌·西尔代夫妇，在圣地亚哥市政剧院第一次和我们接触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虽然是西洋乐器有造诣、有经验的演奏家，但对中国的民族音乐艺术却有着浓厚的兴趣，一连观看几场。当第一次看完演出后，十分激动地跑到后台向我们乐队表示祝贺，兴高采烈地说：“你们的演奏太好了,你们演奏的中国音乐(指《春江花月夜》),把我们的心紧紧地抓住了，使我们忘记了一切！”说完又让我们在节目单上签名并合影留念。中智两国音乐工作者结下了深厚而美好的友情。《春江花月夜》不仅为国外一般听众所喜爱并感到新颖别致，就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